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2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栗語錄

清 慧海說　原澂・原上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目錄
  - 上堂
  - 行狀
  - 傳
    - 棲賢獨冠敬和尚傳
    - 寓人自傳
  - 記
    - 查給諫夢記
    - 儀真地藏禪寺重興記
  - 尺牘
    - 復棲賢大師
    - 復陸侍御鶴田
    - 復楊進士慈菴
    - 簡查都諫王望
    - 與許檀越頤民嵩期伯仲
    - 與許邑侯酉山
  - 象贊
    - 天童悟金粟容棲賢敬三世祖圖
    - 天童金粟棲賢師并楊公五世圖
    - 康僧
    - 五聖
    - 自贊
  - 雜著
    - 壽慈菴楊進士五十序
    - 題莊翰林觀音畫象
    - 題真如寺募冊
    - 祭雲澤昆侍者文
  - 雜偈
    - 金粟即事八首
      - 千僧井
      - 娑羅樹
      - 獨桑鼓

        - 康僧橋
        - 金粟山
        - 禮密祖象
        - 禮費師翁舍利塔
        - 募修大殿
    - 與廣陽楊慈菴居士
    - 寄武昌黃明震居士
    - 次許石園令公惠山泉韻
    - 令公諱維祚及晤我輩中人又擬泉贈之北人
    - 贈孫孝穆學士
    - 寄示天主念法孫
    - 示先覺
    - 赴金粟以地藏委楚菴住持
    - 與查王望諫議乞師翁金粟塔上之銘
    - 遊陸鶴田侍御雲峰園次壁間晦山禪師韻
    - 慈菴署中靈芝忽生阿弟阿郎時赴秋闈題贈
    - 壽新安許繼先檀護六旬
    - 贈奇兵營吳介臣參戎
    - 壽吳封翁
    - 喜張中宿登堂道話
    - 題東明孝節
    - 壽蔣母八十
    - 雲澤號
  - 佛事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目錄

卷一
上堂
卷二
行狀
傳
卷三
記
尺牘
象贊
雜著
雜偈
佛事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一

嗣法門人原澂、原上等編

上堂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武林方伯李士楨請師住嘉興金粟廣慧禪寺，屬嘉興郡守盧崇興、海鹽邑公張素仁，紳衿查培繼、張惟赤、彭孫遹、吳甫，及鄭亮、張協、張胎、徐升貞、蔡行馨、張幼節等，齎啟至楞嚴寺敦請。師受請。上堂。「五剎住持無可補，廿年說法媿人天；何堪今又官差至，拽向鹽官起法筵。祖翁田地如荒廢，敢不摳衣力向前；自顧樗才難附望，諸公何事苦相延？」乃顧左右良久，曰：「業緣既爾難回避，雨笠煙蓑又上肩。」

入寺
山門。「八字打開，向上機圓。即佛即心，不須舉步。祇如門內一句又作麼生？重重樓閣裏，盡日望人還。」

韋馱。「北俱盧洲佛不化，君唯擁護在三洲，堅持寶杵魔軍伏，法社從今展大猷。」

伽藍。「精藍千古嘉聲舊，力護慇懃志已深，今日從新三囑託，祇園金粟一般心。」

祖師。「西天東土，四七二三，數到如今六十九。不知誰憶老瞿曇，光明炯炯再和南。」

佛殿。「金粟如來，充滿十虛，進也頭頭磕著，退也步步蹋翻。今日和南雖特地，一番舉起見光輝。」
祖堂。「淵源有自，一脈流長，皇哉吾祖，曷盡聯芳？雖然，擦手到家人盡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據室。「龍宮虎穴，幸爾親登；虎子龍孫，不須更問。會麼？攫霧挈雲須猛利，興雲布雨不尋常。」
拈啟。「言言珠玉，句句真機。東魯微言載不得，西來大意莫能該。且道是箇甚麼？」復舉起曰：「吾無隱乎爾。」
法座。「向上一路，千聖同登。擬若如何，白雲萬里。今日試看山僧，縱觀寫出飛禽蹟，徐行蹋斷流水聲。」
拈香。「此一瓣香，散之則彌於六合，斂之則入於芥城，至尊至貴，為瑞為祥，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壽，恭願八方奏凱歸王化，萬姓謳歌樂太平。此一瓣香，覆載天地，刻雕眾形，從古迨今，曾無有異，奉為闔朝文武、請主藩臺、郡伯縣君、縉紳等，伏願永作王庭柱石，恆為法苑干城。此一瓣香，持綸把釣二十餘年，五回拈出已酬恩，如今欲隱更彌露，奉為傳楊岐正脈二十五世重闢興陽溳翁先師棲賢獨冠敬和尚，伏願寂光從定起，再出作津梁。」僧問：「法筵大啟，龍象交參，第一義諦即不問，如何是入院陞堂句？」師曰：「鐵笛一聲用嶺落，乾坤千古夢驚回。」進曰：「如此則如龍得水，似虎逢山去也。」師曰：「山僧功不浪施。」問：「紛紛瑞雪滿瑤臺，幾度呼童埽不開，且道埽開後如何？」師曰：「康僧橋上望。」進曰：「今日大清國內古佛出世，人天大眾盡得沾恩。」師曰：「伶俐衲僧。」問：「楚雲一片度江陵，千里迢迢赴祖庭。金粟天王同一脈，就中消息請師呈。」師曰：「獨桑鼓打韻如雷。」進曰：「幾聲清韻人天聳，九十九峰齊點頭。」師曰：「高山流水，幸遇知音。」乃曰：「黃面出世，碧眼西來，千言萬語，不為別事。所以道：我此法印，為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傳。今日大清國內浙江海鹽金粟山沙門慧海入院陞堂，端為上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下願一切眾生成等正覺、超諸解脫。雖然，如何是我此法印勿妄宣傳？」卓拄杖，曰：「倚闌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起座，曰：「金粟名山肇建於康僧赤烏之年，廣慧法席弘開於天啟，密雲師祖、費師翁說法茲山十周寒暑，諸伯父繩繩繼武、芳躅九員，遂爾四方知名、天下祖席。惜乎年來斯風寂莫、法幢凋零，山僧庶事不才，謬承諸公大命，委以尸祝傳燈。今日看來，何以鼠尾續貂？然而諸公不忘付託，始終擁護，金粟興隆不卜 可知。」下座。
當晚，小參。「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散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老子初住破院，為寒所迫，不甚淒涼。

雖然，滿床珍珠擦向人前，栗棘蓬、金剛圈當陽拋出嘉聲，千古兒孫遍地，若非此番寒徹骨，焉有梅華撲鼻香？茲者，山僧初住金粟，不唯屋壁蕭疏、牆垣傾倒，亦且儲無隔宿之糧、灶無溫水之薪，看來淒涼尤甚。聊成一偈，一并舉似：乍居金粟遇隆冬，寒雪飄飄糧亦空，伸腳睡，且寬衷，明朝活計有天龍。」

埽三塔，上堂。「雞足山中成滯貨，何如一穴藏家珍？金剛舍利非吾事，今日親瞻不壞身。全身坐斷無今古，綠水青山不老春。且道三即一、一即三，摩醯三隻眼，千古意分明。」(密和尚法衣塔、費和尚舍利塔、車和尚全身塔，三塔同一室。)

元旦，上堂。「新年新月，新日新時，新長老披新法衣，所說新法，如何是新法？相逢三盞酒，醉得眼瞇[目*麻]。」

上堂。「今朝是人日，佛法無固必。打鼓高陞堂，隨分說幾句。諸人休自眼[目*荅]睞，一天紅日頂門出。」

上堂。「二月晴，黃鸝鳴，瞌睡重，總不聞。咄！醒醒！」

上堂。「二月春將半，桃華開爛熳，禪和眼皮寬，覷著都不辨。獨有靈雲老，喚作看華漢，古今誰似伊？一見不再見。咄！今日華枝插滿頭，誰羨秦時[車*度]轣鑽？」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拍膝一下，曰：「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上堂。「德山見人便棒，亂世姦雄；臨濟見人便喝，太平艸賊。其餘小技不足為道，只如金粟意作麼生？手提三尺劍，為斬不平人。」

上堂。舉：「真淨曰：『頭陀石被莓苔裹，擿筆峰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師曰：「真淨翁舌頭拖地了也。金粟又不然，用里山前柏參天，秦駐峰上雲靉靆。擊碎犀牛扇，捶破鹽官鼓。金粟寺裏上堂，無法可說。」

上堂。「今朝恰是三月三，桃華李華舒新顏，多少行人覓不見，只在枝頭看轉難。既不在枝頭看，在甚處看？」乃拍香几大笑，曰：「知麼？迦葉微笑，山僧大笑。然看華有如此之樂，汝等為甚不知？」

上堂。舉：「五祖曰：『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曰：「金粟也有道處。如何是禪？鼻孔眉毛在眼前。幾度覓時都不見，空使少林坐九年。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一華拈出，笑倒傍觀。那堪別有所傳，只得倒卻門前剎竿。缺齒老胡，聽事不真。將謂實有此事，十萬里迢迢西來。不知一言不契，默爾悽悽渡大江。自後分皮分髓付兒孫，究竟覓心不可得。磨磚作鏡，駕車打牛，引他不著。一喝三日，耳聾三度。六十

大棒，虛空釘橛。乃至門庭高豎，七事隨身，手忙腳亂。金剛圈，栗棘蓬，新婦騎驢阿家牽。頻呼小玉，架上金雞，描畫不著。樹倒藤枯，句歸何處？不覺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三千劍客歸何處？空留明月照黃昏。」

楊進士耀祖同弟烈為父明樓公忌日，請上堂。「恩重丘山情未已，須憑法雨薦親爺。生曾三十年持素，感發二郎文武車。一點靈光常不昧，幾年香火屬誰家？如今親受法王記，去也來兮眼不華。且道太翁即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師維揚回，上堂。僧問：「四洲大聖在揚州出現，今日因甚又到鹽官出現？」師曰：「汝那裏見得？」進曰：「和尚又不承當。」師打曰：「汝且承當者一棒著。」問：「金粟山頭親坐斷，森羅萬象一時新。如何是一時新？」師曰：「柳綠桃紅眼上來。」進曰：「如此則撥轉乾坤見太平去也。」師曰：「敢保未寧在。」僧喝，師不理。乃曰：「依俙越國去年事，彷彿揚州今日來。桃李春風開欲遍，馬蹄得意過蘇臺。有景眼前說不盡，笙歌叢裏醉扶回。勸諸人，好歸來。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自悠哉。」

復舉：「雪峰示眾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曰：「雪峰大師雖是直捷提持，要且只在門頭戶口說話。山僧今日歸來，相逢把手笑語一堂，不用越外指點，自然春風滿面。頌曰：望州烏石與僧堂，相見依然事淼茫。爭似今朝金粟叟，歸來指點在僧堂。」

上堂。「浙東山，浙西水，五湖四海王化裏。今朝法令行吳越，蕩蕩春風闔國起。問諸人，委不委？相逢出手展當陽，法幢建立非小爾。眾中還有出手者麼？若無，山僧先出手去也。」遂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

費隱容和尚諱日，上堂。「師翁老和尚，本山第三祖，坐斷金粟峰，十年忘寒暑。一棒起宗風，人天徹骨髓，歸真語谿頭，忽焉十七歲。不肖海法孫，忝住金粟席，瞻師遺澤，拜師影堂，追之無已。茲逢遠忌，點甌茶，爇爐香，匍匐真前，稽首頓首。且道老和尚即今在甚麼處？」揮拂子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送春，上堂。「幾番刻骨為青春，纔接春來又送春，今日留春春不住，殘紅滿地染泥塵。」拋下拂子，喝一喝，曰：「須知大地凋殘後，更有靈苗一段春。」

楊進士為母孟氏恭人忌日，請上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擲下拄杖，曰：「者箇是有名？是無名？若道無名，有物則有名；若道有名，且道者箇名箇甚麼？如此委悉得，不獨為楊

公之母，即汝現前諸人無有一人不從此產出者。」復曰：「休言一生二、二生三，離卻鉤頭認定盤。」

佛誕，上堂。僧問：「綠樹鶯聲似曲，雕梁燕語如簧。此景此時即不問，世尊降誕事如何？」師曰：「須彌山上擊金鐘。」進曰：「雲門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他具甚麼眼目？」師打，曰：「具者箇眼目。」進曰：「某甲即不然。」師曰：「你道看。」進曰：「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師曰：「你聽得須彌山上金鐘響麼？」僧罔對。師打，曰：「太平寰宇斬癡頑。」乃喝一喝，曰：「釋迦老子生也，便道：大地無寸土，鑊湯無冷處。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復喝一喝，曰：「雲門大師來也，便道：太平原是將軍定，那許將軍見太平？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又喝一喝，曰：「主山神來也，便道：世尊，你降生則已，何必矜誇？既大地無寸土，人人皆是佛。雲門，你雖謂正令提持，奈何棒頭短了，打他不著。今日因齋，不如大家慶贊。且道如何慶贊？」復喝一喝，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瞿曇。」

師持缽至海鹽，闔邑緇素請於天寧寺上堂。僧問：「凡聖交參即不問，德山拓缽事如何？」師曰：「山僧今日恰上堂。」進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汝分上又作麼生？」進曰：「人人有分，箇箇點頭去也。」師曰：「汝解點頭麼？」僧即喝，師曰：「汝再喝看。」進曰：「從來不作者箇見解。」師曰：「情知你喝不出。」問：「如何是就路還家句？」師便打。進曰：「如何是覿面無私句？」師又打。進曰：「因甚澂潭不許臥龍蟠？」師曰：「汝且退去。」問：「千年名剎，八字門開，隨波逐浪漢到者裏如何進步？」師便打。進曰：「街頭高叫賣新鮮，不是知音不與言。」師曰：「今日遇著箇石敢當。」問：「文殊三處過夏，因甚古人又道向無寒暑處去？」師曰：「汝道古人舌頭在甚麼處？」進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師打曰：「汝道遮得卻麼？」進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師又打，曰：「命根在甚麼處？」僧禮拜，師乃曰：「法鼓停聲久不鳴，今朝擊動吼鹽城，西齋老子呵呵笑，地轉天翻何幸生？蓋楚石琦公建大法幢於此地，五應聖召，聲揚闔國，復退老於西齋，光潛白下，至今三百餘年，嗣響無人，祖燈晦燄，致使人天失路，渡海無舟。況鹽官之地，人文風雅，信向猶多，茲者山僧特入其境，一缽千家，乞諸高戶，幸有一班善友不忘楚石遺風，欲令祖燈挑剔，斯響振揚，至意殷殷，三請說法，而山僧不敢推免，欣然登座。汝諸人要識楚石禪師面目麼？樓閣萬家火宅裏，熏風來拂盡清涼。要識祖燈常煥麼？任從宇宙雙丸沒，一點靈光無變更。要識斯響不絕

麼？天籟喚時猶不覺，更加潮打石頭城。雖然，汝諸人不得孤負西齋老子，亦不得孤負金粟山僧。」卓拄杖，下座。

查給諫王望為母陳氏夫人請對靈小參。「人之生於世也，所求者福、祿、壽。今太夫人有子，王公始以令尹乃遷諫官、御史，歷任將三十載，太夫人可謂食祿厚且久也。人生七十，古尚稱稀，今太夫人享年八十有一，康而又寧，太夫人可謂得壽高且安也。給諫公於聖天子前乞假歸寧，兩載以來，承歡膝下，給諫公以盡孝思之心，太夫人亦免倚閭之望。今以微疾而終，給諫公親受遺訓，況森森蘭桂，一門送老，太夫人可謂受福嚴且真也。夫人生恩重，以親為大，今給諫公雖抱終天之恨，然視太夫人得此嵩高之壽，又視自己為清白之官，視今天下滔滔者亦可以少慼矣。山僧承給諫公與諸搢紳當事敦延，主席金粟，今持缽來鹽，值太夫人啟手足時，親為弔慰，見棺槨之美、喪禮之肅，特拈西來大意於靈堂，一為發揚，以資太夫人逍遙樂國，以證無量佛身。」豎拂子曰：「汝諸孝眷，還識太夫人面目以證無量佛身麼？香煙堆裏瞻應現；其若依俙，萬象森羅海印含。」

張中翰小白為父諫議螺浮公同母陳氏夫人請對靈小參。「玅性圓明，離諸名相。諸佛菩薩所說三藏十二部契經，乃名相也；歷代祖師所立一千七百則公案，乃名相也；三教諸子之書、百王誥誓之說，亦是名相；天下富貴功名、田園屋宅、父子夫婦，亦是名相；以至吾人六尺之軀，外而首足皮毛、內而五臟六腑，總是名相。而玅性圓明，何處安立？雖則如此，殊不知名相之中亦顯玅性。即我螺浮張公與夫人立業興家，夫唱婦隨，夫人為善百端，實乃菩薩命世。張公以進士起潛郎，歷掌三科，有功國家，澤及生民，今且不論；至如轉我荊南兵憲，未及三月，奉裁其闕，老幼哀泣，如失所天。苟非我公玅性圓明之所施為，又安能有若此乎？然則吾人六尺之軀若無玅性，何以支撐？富貴功名、田園屋宅、父子夫婦，若無玅性，何以樹立？諸子之書、百王之說乃至契經公案，若無玅性發揚，何以開覺斯民？雖則玅性不雜於名相，而名相之中大顯乎玅性矣。今日要見張公與夫人面目，玅性圓明也不難。」遂以拂子向空點一點，曰：「還見麼？如此見得，面目宛然絲不挂，何須別處覓遺形？若也不見，人間富貴離名相，天上玉樓玅性成。」

楚石琦禪師塔前拈香。「天恩三被，五剎振起。寂照家聲，唯師光大。師道師名，千秋萬載。禪燈炳燿，白雲冉冉兮，作師塔幢之華蓋；流水潺潺兮，為師几案之素琴。白雲不可盡，流水亦無窮。師之靈塔，永鎮寰中。」

上堂。「金粟無法說，諸人何所求？達摩一隻履，投子一瓶油，收來作一擔，隨處樂優游。可以興雲雨，可以作慈舟，不似禿笤帚，

靠在屋角頭。休！休！何處見風流？」
上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指階上石獅子曰：「汝試轉看。若能轉得，即知靈鷲拈華，世尊轉物。倒卻剎竿，迦葉轉物。如何是盧舍那？與老僧過淨瓶來，鹽官轉物。喫粥了，洗缽去，趙州轉物。要見金粟轉物麼？」拈棒一齊打散。
上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只如衲僧見之謂之甚麼？十字街頭王翦子，現錢買賣不饒人。」拍膝一下。
鹽官安國師塔前拈香。「海昌一席，師為肇闢，支撐大廈，鎮壓海隅。況乃五湖衲子競頭爭，大唐天子親記室，發大機、展大用，犀牛扇子千古風清，虛空法鼓聒人耳目。馬祖八十四員善知識，誰道唯有歸宗較些子？且今德業猶存，塔幢聳立，瞻依禮拜，面目現在。汝諸人還見悟空禪師麼？赤日行天遠，清風匝地生。」
持缽歸，上堂。「四月十六出山去，七月初六始歸家。歷盡三縣并五鎮，風光無限缽盂賒。看來都是家中物，何須向外覓生涯？雖然，汝等不可坐在飯籮內道餓殺。」
密雲悟和尚諱日，上堂。「年年七月七，老祖是祥辰。老祖真面目，斯夕看巧雲。巧雲不易見，一年一度生。布之為雨露，若箇不沾恩。只如知恩報恩一句又如何道？將此一條椰栗棒，拈在中原定乾坤。」
上堂。舉：「密菴因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密曰：『破沙盆。』」師頌曰：「正法何曾有眼睛？囤圇道箇破沙盆。掀天動地無收拾，攪得三千海嶽昏。咄！有收拾，此日看來何所似？千年滯貨累兒孫。」
中秋，上堂。「靈山指，曹谿話，孤光炯炯照天下。何事男兒摸壁行？千秋孤負月華明。」
獨冠敬先師諱日，上堂。「奪得徑山箭，首射吳興人，後而入漢陽，弓矢一齊傾。棲賢刱闢，興陽重興，六座道場，捻土成金。六十唱滅晴川上，黃鶴樓中無笛音，至今五載絕消息，只見風清與月明。」
結制，上堂。「金粟開大爐[革*(苟-口+用)]，柴炭一星不用，通身一箇舊話頭，抖擻虛空無處避，腳前腳後看來源，法法頭頭歸本位，忽然碓觜盡開華，請君歸堂且喫茶。華開也未？不然，直待來年正月半，放出春風弄爪牙。」
上堂。「西風忽爾來，庭際集深雪。凜凜寒氣生，諸人凍徹骨。翻思立雪人，乃見大英烈。所以求道真，方得少林決。決！決！天下盡流芳，一華開五葉。」
上堂。舉：「雲門曰：『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曰：「雲門那有佛法？若有，因甚說不出？金粟舌頭，遍覆三千界。」

適殿上烏鵲叫，師曰：「汝見金粟舌頭說法麼？然則汝道所說底是大乘法、小乘法、宗乘法、教乘法、金鎖法、開遮法？汝若不知，問取烏鵲去。」

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因甚昨夜西風起，飄颻雪滿階？今朝日頭出，依舊洗空階。雖然，不得換卻眼睛。」

上堂。「金粟禪，大海邊。浩無涯，歸百川。偃鼠飲，豈足言？以蠡測，枉徒然。試觀變化鯤鵬日，水擊三千翼負天。」卓拄杖曰：「會麼？」

元旦，上堂。「新年佛法如何說？世界平鋪玉屑多。慶兆豐年民有賴，瑞圖王室太平歌。明明一色江山遍，了了千差眼上摩。西舍東鄰張李老，醉來拍手笑呵呵。且道笑箇甚麼？去年鼻孔大垂下，今歲眉毛依舊橫。誰識千年桃核裏？相看原是舊時人。」

上堂。「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金粟有拄杖子，其名為棒，棒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鱗，其名為龍，龍之角不知其幾千里也。[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不遇張良手，空說腹內兵。」

解制，上堂。僧問：「昔也結時，滴水滴凍；今也解時，華嚩華開。春風滿面送行腳，一笠天涯何處留？」師曰：「萬里一條鐵，大地無寸土。」進曰：「牡丹花下臥貓兒，千里萬里無尋處。」師曰：「南北東西有路通。」乃曰：「結也無所結，萬里一條鐵；解也無所解，大地無寸土。牡丹華下臥貓兒，殷勤送上長安路。」

上堂。「達摩不會禪，孔子不識字。相識滿天下，知心能有幾？委委！南無觀世音，吾無隱乎爾。」

上堂。「天清地寧，時康道泰。三月春光景物賒，遊人翫賞通身快。普門大士伸開手，摘得桃華觀自在。忽然一陣東風雨，狼藉枝頭生感慨。會麼？不是東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打壞。」

揚衛守丕顯為父誥封，請上堂。「皇恩浩蕩重如山，誥贈將軍豈等閒？不是一人承雨露，何能滿戶集歡顏？春風細柳華應放，黃閣絲綸旨幸頒。誰謂昇天難可極？綠袍金帶繫腰間。雖然，且道太翁今日還來受贈麼？雨霽園林華灼灼，風清春樹鳥關關。」

上堂。「即心即佛，石中有玉。非心非佛，沙裏無油。不是心，不是佛，陽春雪曲，和者猶稀。金粟者裏也無佛，也無心，落落閒閒絕古今。無事康僧橋上立，菜華一片是黃金。」

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是死句。如何是佛？三腳驢子弄蹄行是死句。且道如何是活句？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

上堂。「千說萬說，不如不說。因甚不說？誰家灶內火無煙？」
上堂。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佛果曰：『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曰：「金粟又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夜短眠不足，天明睡正香。」
楊文學二顯為室小祥，請上堂。「去年今日事堪哀，千手大悲輓不回，今年此日腸仍斷，伊人一去不歸來。歸來，歸來，啼鳥落華春夢斷，圓音一點笑顏開。」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達摩齒，雲門足。何處討風流，平空遭委曲。至今不關風，步步沒行路。」攬衣下拄杖曰：「汝見祖師舌頭麼？」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既無迷悟人，又了箇甚麼？南泉斬貓，歸宗斬蛇，汝道是何意旨？」眾無對。師曰：「了。」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直下如委悉，招殃豈是錯？錯！錯！眉鬚偶爾墮，通身俱踊躍。」
上堂。「今朝四月八，木佛是生日。供養好？燒卻好？」良久曰：「昨宵一夜黃梅雨，洗出古人自在心。」
上堂。舉：「佛照曰：『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增高價。』」師曰：「金粟則不然，棒頭撥著活衲僧，正法眼藏不值一文。」
上堂。「洞山有五位，金粟只一位。為甚只一位？唯吾獨尊。」
上堂。「入得金粟門，過得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趙州勘婆子，鼻孔被人穿。汝道趙州穿婆子底？婆子穿趙州底？」有僧出眾一喝，師曰：「又穿卻一箇。」
上堂。「砍卻德山手，有棒打不得。截斷臨濟舌，有口喝不得。擎叉舞笏輥木毬，總是小兒閒伎倆。現成公案不須拈，誌公原是閒和尚。」
上堂。「今朝五月五，家家縣艾虎。所畏疫鬼侵，故喫雄黃酒。禪和無錢買，妖怪盡來擾。金粟為汝驅邪去也。」卓拄杖曰：「急急如律令，毒氣化烏有。汝道拄杖子有多少神通，便能如此？」復卓一下曰：「一一超佛祖。」
上堂。「今朝六月六，無人不汗出。一身白汗流，清風下載足。諸人果如斯，不負到金粟。」
上堂。「今朝中元節，薦拔事忙迫。大鬼小鬼來，各與一分食。明年此日仍復臨，去去來來無休歇。不如直下息心馳，不作鬼兮不作佛。又作箇甚麼？十字街頭石敢當，歲歲朝朝閒不徹。」
上堂。「二十餘年坐此曲彔床，橫說豎說，有一句子未曾說著。如今年老心孤，藏畜不得，稱時說出，布施諸人。只是諸人不得作尋

常觀，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入聖超凡，可以火宅駕車，可以華街柳巷。要見者一句麼？無底籃兒滿盛歸。」
祈雨，上堂。「去年祈雨難為說，青天兩月無霹靂；今年祈雨倍如斯，長空三月望雲霓。鼓鑼捶破無處討，禪和箇箇執楊枝；赤日炎威未足畏，傾湫倒嶽思來時。行雨龍王休瞌睡，當頭一棒雨淋灘。大眾看看，行雨龍王發惡去也，汝等各自顧取袈裟角。」
退院，上堂。「道本無形，遇緣而應。來也月印千江，去也風生大塊。來來實不來，跨下不曾離卻揚州鶴；去去實不去，大地都是一金粟。只如腳下雲生，臨行增感，又作麼生？釣盡煙波蓑笠冷，錦鱗未遇用工難。金山有話無人會，收拾絲綸過別灘。」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一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二

嗣法門人原哲、原璨等編

行狀

金粟費隱容和尚行狀

師諱通容，號費隱，閩之福清何氏子。生而挺異，舉止不凡。六歲入鄉校，授讀魯論諸書，輒自口中喃喃，儼若偈語梵聲，識者知其為出世之器也。十四歲，二親繼器，師哀悼無已，遂詣三寶寺，禮慧山祝髮，躬親眾務，無間晷刻，如是者三年。十六歲，與青林友人共住，朝暮盤桓此事。偶登鼓山喝水嵓，口占曰：「嵓上艸色肥，嵓下水流急，策杖上嵓顛，山空人獨立。」頻伽在穀，音自不同，虎生三日，氣已吞牛矣。十九歲，每與青林對機，曾無話墮，林對眾曰：「此公譬如畫龍，若一點睛，便當飛去。」是時師乃起參方之志。首謁壽昌無明禪師，舉所參無字請決，明曰：「任汝恁麼看。」於是力參無字。旬餘，值明陞座，見一僧出眾對機，愈益奮勵，不遑寢食。忽一日，身世俱空，話頭脫落，排闥入方丈，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明曰：「你有甚見處？」師即喝，明曰：「是事不恁麼。」師繞一匝，明曰：「祇如世尊拈華，意旨如何？」師拂袖出。次參博山無異禪師，取道天龍，適異亦寓天龍，師見即問：「步來？車來？」異曰：「你管我作麼？」師曰：「不涉途路，要和尚道。」異不理，師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如何？」異曰：「我行路辛苦，不能為汝道。」師曰：「和尚今日被蔴絲牽倒了也。」茶次，又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異曰：「汝那裏學者虛頭來？」師將異連座一推，幾乎倒地。異徵師所自，師述見壽昌因緣，異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師乞指決，異教參話頭，隨至博山。未幾，謁湛然禪師於雲門。湛問：「汝那裏來？」師豎扇。湛曰：「德山因甚不會末後句？」師一喝。湛曰：「莫掠虛好。」師曰：「今日親見和尚。」至匡廬，見憨山大師。問：「古人道：『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意旨如何？」山曰：「待汝離卻心意識，向汝道。」師一喝。山曰：「者箇後生弄觜。」師曰：「要且無人證明。」便出。二十五歲，作偈見志曰：「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蹋今時路。」有閩僧定林，于眾前稱師推倒無異，喝散憨山。師應聲曰：「天下衲僧做一擔擔。」眾皆譁然稱善。十餘年，雖遊歷洞下諸老之門，咸蒙賞識。但自覺本分上不甚相應，每趺坐自傷，不覺泣下。偶慧輪僧持密雲悟和尚龍池語錄至，師展閱，歎

曰：「者老漢有大過人處，必能為我了事。」一日，聞悟赴天台，憩吼山。師冒雨往見。問：「覿面相提事如何？」悟以番菩提珠劈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盡力一喝。悟祇打。師祇喝。至第七打，師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解，泮然冰釋。乃對悟曰：「我識汝是臨濟兒孫，請坐。」悟坐定，師翻身將悟拄杖打悟三下，曰：「汝佛法元來如此。」持拄杖便行。悟曰：「且來，且來。」師不顧。悟隨步奪回拄杖，打師一下。師曰：「看破了也。」是年乃熹廟天啟二年，師三十歲也。次年，掩關于姚江陳賢嶺。自是日用知見，如布袋盛錐子，一一露出。感悟和尚法乳之恩，乃修通法嗣書上通玄。悟手復嚴正，師資氣分水乳之合。師出關往見，悟問：「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悟曰：「離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悟曰：「除卻棒又作麼生？」師即喝，悟曰：「喝後聾？」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師歸閩，上博山禪師書曰：「夫人出世主張宗門，須是超方眼目、具嚴大手段，始不負達摩西來單傳直指之風，亦不昧此道堂皇闊略不是邊隅，故撥火明道、開田說法，乃至亂艸邊、鑊頭下皆有舉揚此道者，豈例授以死工夫為然哉？竊為單傳之道貴在直指，宋元以還幾死繩墨，不是河南提唱公案，便是江西死看話頭，而臨時指點、當機契證竟無聞焉。」師在菩提珠下翻身，悟得祖師活意，眼目精明、機用超卓，反觀從前所遊爐[革*(苟-口+用)]咸成死法，故無論是聖是凡、是長是幼，當頭一拶令伊別有生機。三十三歲至茶洋山構菴棲止，山最幽僻，時聞山魈虎狼之聲，一住三載。時悟和尚住金粟，湖海畢集，以書召師激勵學者，且云：「亦可了彼此未完公案耳。」師復曰：「大丈夫兒豈因一幅紙波波挈挈不自休息乎？」是年，逐鼓山編茅曰別峰，復住三載。悟再召師至金粟，立為西堂，師辭。一晚，索熏風自南來頌，師呈曰：「匝匝熏風正令機，通身觸著冷無依，分明一句離情謂，教我如何舉似伊？咄！須著眼，莫遲疑，好看當人額下眉。」悟曰：「描也被汝描成，畫也被汝畫就，祇如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汝又作麼生？」師便出。明年歸閩，福清緇白請悟住黃檗，懇師介紹，復至金粟，始就西堂職。又明年，隨赴黃檗，悟上堂曰：「隻葉片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城東，洪波浩浩無餘事，只作拋綸擿釣翁。還有衝浪金鱗麼？出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曰：「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一喝歸眾。是秋七月望日，悟陞座，特以源流衣拂付師焉。壬申，悟赴育王，召師主金粟，師辭，以居山為念。癸酉，福清士紳以黃檗萬福禪寺起師開法，師就之入院。上堂，禪衲雲臻，始一香拈出以供悟和尚。時悟以師為傑出臨濟，而師亦以法門為大

任矣。當陽直指，不開岐路，截斷廉纖，離去情謂，唯以衲僧性命舉揚弘法，從此起住三載，遠邇欽風。丙子，遷建寧之蓮峰。丁丑，省覲悟和尚于天童，悟撾鼓陞堂，舉師首眾，且曰：「大似降尊就卑。」以師開法日久故云。秋，赴溫之法通，如邵金門、周應宗、陳三有諸薦紳，盤桓禪道，殆無虛日。戊寅，嘉禾郡守鄭瑄、鹽官邑侯朱應熊，及杭、嘉兩郡縉紳，請師補金粟廣慧禪寺。寺乃康居會公開山，刱始于吳赤烏之年，歲久浸廢，其基址半屬民業。悟和尚購贖回寺，大建禪林，為說法初祖。嗣應天童，命石車乘禪師主席，緝其未備，而師之來尚有未完者，師住十年，乃大成之。所以金粟奉塔者唯三，祠象者亦唯三，蓋以三和尚所成之席，後雖有數代住持，不過繕壞補偏，現成說法。至若瓊樓、玉殿、金田、香園，則三和尚已悉備之，號曰全盛道場，洵不誣矣。師弘法暢懷在金粟，得人俊傑在金粟，整清規、礪方來在金粟。師十坐道場，打鳳羅龍，碎骨取髓，至於日與超宗異目，鐵額銅頭，縱橫殺活，廓顯全機者，則金粟勝之矣。一日，見朝宗忍禪師，以世諦聰明，著書議論佛祖公案，師作《闢謬》諭之，深錐痛挐，不啻師資明訓，終不以謬見而棄之。蓋師婆心救世，不使一人一錯永錯，必多方援引究明而後已，故復有《判說》、《勘語》諸書，以駁諸方。師嘗曰：「吾豈好辯哉？蓋持正法門不得已耳。」壬午秋，悟和尚訃至，師挂真舉哀，如器所生。復率孝廉王谷上通玄治喪，當眾燒遺拂、磨圖章，以杜代付之弊，舉林埜奇禪師繼席通玄。冬，悟和尚龕至天童，師詣修供。明年春，復上天童，送悟和尚靈龕入塔，陽羨諸紳請師繼席龍池，師舉萬如微禪師應之。乙酉，武林徐道真建禪院于皋亭之黃鶴峰，請師退居，師顏其院曰直指。蓋值國變，烽煙四起，師蒲團地坐，攝心行道，以祈國寧，而世謂師將無心領眾，更有僧天空請師退居于天目者。丙戌，四明韋郡伯，慈谿、定海兩令公，同郡之薦紳，請師住天童景德禪寺。時明州亢旱日久，迨師至，甘霖大沛，入院之辰，朗霽如初，俱謂師道力所致。即日陞座，龍象圍繞，食堂幾盈萬指。於是縣悟和尚象于法堂，每晨率眾敬禮，三年無間，孝思悽愴，飲水知源。遂鼎新悟和尚塔，幢樹塔銘、道行二碑，墓木既植，香火嵷[山/(隆-一)]。小天童諸祖之塔，歲入剝盡，鞠為茂艸，護塔之廬、贍僧之田，久被侵沒。師不勝其憂，乃感督臺張公驅馬親視，毅然恢復。師遂將諸祖之塔次第修營，并廣緝叢林未備，大復本山故產。今說法天童，食堂受享者，大半師之力焉。師不獨道開人天眼目，且功布太白者多矣。維今住祖席者，謂廣聚眾，多刻書，以此取勝，視興修祖庭，力復產業，為唱道外事。殊不知東土學道之士，不似西乾習禪比丘，望煙消而捧缽，乞食千門；待晷迻而縣榻，樹下一宿。然安清眾接方

來，而雲堂法產可視為外事，亦可少也哉！此師為弘道根本也。己丑，拂衣出山，抵武林，直指明州。當事與諸紳敦延還山，師力辭之。時語谿檀護請師住福嚴，雲間當道又延師開法超果，兩地交迎。師先應超果之期，登堂說法，萬眾圍繞。況雲間古稱樂善好道，鄉先生日與郡之官僚入室請益，師大開武庫，隨求與焉。人與非人，歡喜取足，一期告滿，楖栗橫肩。韜明宗公迎至龍華，上海高令公延入內署，為少子薙髮摩頂。復至虎丘，埽隆祖塔。時申公青門、姜公如農、周公子佩，皆追隨問道。暮春，入福嚴院。福嚴乃真歇了公道場，而琳宮貝殿，幾鄰瓦礫，山林有待師來復興。未幾，蘇杭當事與諸縉紳請師住禹航之徑山萬壽禪寺。時徑山法席久虛，僧規彫弊，老屋敗椽難以擊目。師高登猊座，浩歸湖海，植德鐫頑，叢林改觀。室中垂五問：水既無筋，因甚長流不斷？佛祖公案猶空中紙鷂，向何處收取線索？鵬摶峰與晏坐峰相交，且道說箇甚麼？風扇大野，畢竟作何形色？望江亭上垂機，誰是知音？酬語紛紛，契機寥寥。師念茲山為列祖道場，無堂祠奉，乃于大雄殿之右闢址建堂曰列祖，以祠本山說法八十一代之祖；又于殿之左建堂曰名宿，以奉諸方流寓觀光者；又于不動軒後建方丈五楹。師住五年，百廢具舉，每見諸方有乖法門者，痛與彈斥，不避怨嫌。先是，洞宗有僧遠門者，集《五燈續略》，私心自用，變換祖燈，將已定在前之南嶽抑之于後，復將在後之青原抬之于前，馬祖之天王、石頭之天皇，不本皇藏碑文，仍復矯亂，更乃私撰人名，假設機緣，以續其宗，誠子虛大人、烏有先生。師直筆，偽者削之，錯者正之，間有崛起遙嗣者，列之未詳，乃成書曰《五燈嚴統》。嚴者，嚴其承虛接響；統者，統歸本宗正脈。洞下因而失恃，群然吠起。師喟然曰：「我以清理祖燈撥亂反正，其知我罪我，我乃何辭焉？」且黃檗琦公應扶桑君請，君見《嚴統》，不勝欣然，乃命刊刻以布諸國。於乎！慧命斯寄，祖燈賴傳，人天眼正，應自不昧。自此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展轉流通，何有盡日？況法道濫觴之際、亂統滿地之時，天不生師，一出隻手以整頓之，則傳燈錯亂、人天眼瞎，又奚止萬古如長夜哉？壬辰，師六十大誕，僧俗祝慶者幾三千人，雲間曹侍郎峨雪作文同眾紳稱壽，毘陵楊殿元「靜山有五峰，今日高天下，萬指都教拜下風」為賀。秋，往龍池埽傳祖塔，孤雲鑑公請過溧陽，馬總戎迎于萬古寺，上堂。四眾雲來，法座幾陷，東嘉林內翰可任到山參謁不遇，有日本為參承雙徑山，機緣恰兆乳峰間。蓋林公後雖嗣雪竇，視此亦有懷感于師者。頻年以來，法門混亂，可勝為言？冒之者既久假而不歸，旁觀者亦從流而同醉，自《嚴統》之書一出，皆相顧瞻喪至無措足地。若果能擔當法道，具丈夫剛骨者，自必面稟有師，況無根瑞艸，智者不貴；威音

以後無師者，盡屬天然外道，而拈華一脈、正宗嫡派何有乎？是以師亟亟提持，著書救正，使知宗門珍重、源流靡假、師承有據、僭竊無從，師一段苦心而不避怨嫌者如此矣。昔者禹抑洪水，天下蒼生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師述《嚴統》，清禪海以無涘、正人心而不死，千古耿光，魔外恐懼，師配二聖，不亦可乎？甲午，師曳杖辭五峰，至金閶，琴川諸紳請退居虞山之維摩。上堂，舉給事馮濟川三不得話著語，時織方嚴子張在座下有省，呈偈通所得，師不許，再加徵詰，乃許之。丙申，鹽城賈邑宰迎赴永寧，淮之人士勤懇問道至無虛日。吳門沈太史子美、華亭沈太史繹堂暨諸紳削牘走淮，延師主堯峰興福禪院，繇是返棹過秦郵、昭陽間，叩道瞻依者接踵，師應之未暇。淨慧木陳忞禪師遣職遠迎，及抵邗關，木親候于道左，遂假僧舍少憩敘闊，木堅請過淨慧，師謝，乃解維還虞嶺。秋，入堯峰，薦紳顧松交、姚文初、趙明遠、沈匡來等送師入院，帆影交映，緇素喧闐，水陸之路為之不通。師拈棒陞座，如意指揮，百萬人天，靈山未散。冬，起禪期，五堂安眾，舉東西二堂首座秉拂說法，獅子窟中獅子哮吼，師老而愈健，鉗錘衲子朝夕更勤，法席之盛冠于今昔。丁酉，語水使符請再住福嚴，師允之。時徑山僧眾齎撫臺啟迎師還山，然師自出雙徑後，請還山者三，師俱堅辭不赴，乃入福嚴購木以興叢席。福嚴自唐宋來以壯麗著稱，明熹宗時遭舞馬之變，迄師應請後，而飛樓涌殿萬礎千楹，不四歲而厥功告成，師于此寺誠有夙緣矣。辛丑，師為法求人，精勤不倦，唯以提宗接物為任，禪侶日親，縉紳參請無虛日。三月，示微疾，門人勸進藥餌，師笑卻之。題悟和尚象贊并自題真贊，畣括蒼周太守問道書。諸門人以問疾至，師款接甚歡，命侍者出道具散眾。二十九日，晨起，諭頭首職事曰：「今日內外諸務不必白我。」午，呼門人行觀等至榻前，手書遺囑，顧視微笑而逝。闍維，於天中山北，煙光所及，舍利如雨，頂骨齒牙俱不壞，五色燦然，光燿奪目。合山禪人虔禱，獲舍利無算。門弟子思所善後，開覺將來，無傷先志，各請建塔。蓋師遺囑有曰：「老僧死後，不可出訃音、受諸方弔奠，即從火化，火滅灰飛，吾之後事完矣。亦不得造塔，免占人間地，免累世間財。行狀不須修，塔銘不須請，更不可喧動人耳目。故曰：生如寄，死如歸，喧動何益乎？」此師末後所說法要也。雖師埽除名相，揭空諸有，而光明照燿，何處遮蓋？世或以為造塔請銘，相違師意，殊不知師在高高峰頂立，我輩在深深海底行，諸見圓融，何往不是？如是，則舍利分輝，塔幢各建，閩之有黃檗，楚之有興陽，語谿之有福嚴，鹽官之有金粟，四山窣堵，千載瞻依。夫舍利之繇來者，起自西乾釋迦舍利，動至八斛四斗；東土馬祖舍利，乃至千萬，永明壽身如鱗砌。隆慶閒，四

十里內，焰所至處，舍利如雨。先聖既往，後聖罕聞。蓋舍利者，道德之所在，一真寂滅之所藏，匪獨堅剛而不壞，尤且神化以無方。是秋，棲賢敬和尚執喪而回，哀禮火場，復于灰土中涌起舍利一十四顆，持歸立塔興陽。豈謂曰精血之凝，有若如此之靈耶？況師生平以法為任，稍見詭道，隨筆辯之，辯之不已，旋乃闢之，是是非非，苟或議論不當，三寸舌根幾同灰燼，又曷能有此五色燦然照燿，堅固不朽哉？是則師為釋迦、馬祖諸師一出，異身說法，此一明驗矣。師生萬曆癸巳五月二十四日，寂于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九，夏臘五十六。開法自黃檗、蓮峰、法通、金粟、天童、超果、徑山、維摩、堯峰、福嚴十坐道場，說法二十九年，宗風洋溢，海宇欽崇。付法弟子隱元琦等六十四人，嗣法孫唱師道，各占山頭，以及曾玄繩振，未易數也。至於親承爐[革*(苟-口+用)]，得旨而歸，齎函請益，聊闚鞭影，王臣國士，宿衲名流，亦未之或知。師鉗錘玅密，陟其門者，無不虛往實歸。師為人坦率，日用施設，無不平常。故師之子隱元琦，扶桑國王迎往，稽首稱師，虔懇問道，直尊為彼國初祖。師之孫憨璞聰，　本朝首膺明覺禪師之號，召入大內，賜紫說法。師聞而一笑，無介于懷。雖法眼照空，寵辱不驚，不足為子孫榮。然非師之道德所鍾，而能臻此者歟？師浮雲世事，弊屣行蹤，天童故產。既復法席重興，芒鞋挂壁，撩起即行，不作蚖蛇戀穴態，亦不為子孫計，真如應菴祖之為人也。師說法數萬言，不假雕琢，自然錦繡，排山倒海，波浪千層，真如佛果祖之嘉錄也。師直心無偽，直行真實，無論親疏，當頭生按。是則極慈悲，又極惡辣，眼光炯炯，爍破天下，舌底津津，埽蕩邪宗。大矣哉！臨濟功臣，天童真子，一切群生之依怙也。師自頭顱裂碎，法眼豁開，萬別千差，如日處晝。故礙膺既去，親切拈來，十坐道場，一棒指出，學者臨機，無不脫穎。慧海謁師于雙徑，師問：「汝那裏來？」海即喝，師曰：「放汝三十棒。」海又喝，遂起名受具。繼而幾番相見，劈面火蛇，毛骨俱寒，他可知矣。師趨寂後，有雲石僧者，從天台來，遇師于中途與孤雲鑑公冉冉同行。僧問：「何往？」師曰：「天台去。」僧曰：「何無相從？」師曰：「有孤雲在。」僧不忍遽別，隨師二十餘步，師推開曰：「汝自去。」僧乃拜別。及抵杭，知師于三月廿九長逝矣，又知孤公五月八日化去矣。於乎！雲石者，何異宋雲遇少林于蔥嶺也？唯師雷霆一世，號令諸祖，明明聖真降蹟，事豈偶然哉？至於赤心扶祖道，厚德澤天人，豐功光泉石，懿行著叢林，又烏能備述？維是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年無銘，寧無慨焉？茲海忝繼其席，實難辭責，僅以夏蟲之見，狀師之行，以請明眼筆下生光，

放出師之面目，昭映斯山，為萬世寂滅光明之幢，是一切眾生之大幸也。謹狀。

傳

棲賢獨冠敬和尚傳

師諱行敬，號獨冠，雲夢人，姓楊氏，德安望族也。師甫離襁褓，唯喜靜坐。十三歲，從本邑空如剃落。一夕，夢觀音大士換骨至齒牙間，負痛而覺。至是不尚持誦，唯思禪寂。偶得天奇語錄，閱至「阿孃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捩子，孃孃依舊是婆婆。」不覺拊几曰：「有是哉！」遂荷笠南遊，首謁密雲悟和尚于太白山中。時密中興臨濟之道，大振東南，萬指環繞。師見即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學人大事不明，當何所求？」密劈頭棒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師曰：「學人到者裏因甚不會？」密曰：「不會正是你好消息。」師自惟曰：「可教直下承當去。」繇是大白峰頭、玲瓏嵓畔，搬柴曳石，看斯一棒，三年靡間。偶動他山之遊，乃過雲門之席。雖得管帶輕安，然與本參話頭不能洞明。乃再上天童，密見曰：「者小老穿與麼大鞋。」師翹一足曰：「者是大是小？」密打一棒曰：「你道是大是小？」師擬對，密連棒打出。復依數載，隨密上天台，而密旋示寂。師放聲大哭曰：「將謂到通玄發明此事，誰知薄福至此。然既此山失望，必當擇木而棲。」會金粟費隱容和尚執喪至通玄，師見心喜。且容和尚為天童得髓者，道重諸方。師自謂曰：「此天賜我師耶？」心喪畢，乃造金粟問：「遠趨函丈，乞師指示。」粟以手指曰：「我指示你。」師當下豁然，如人放下百二十斤擔子，連聲曰：「如此則恩大難酬。」粟劈頭棒曰：「作與麼會。」俾司客，粟問：「龍生金鳳子，翀破碧琉璃，意旨如何？」師作舞而出。已而師資水乳，一問一畣，日增閫奧。粟升天童，師侍往，仍司客。粟問：「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意旨如何？」師曰：「合取兩片皮。」粟曰：「你分上又作麼生？」師便喝。粟復問眾，眾畣不契，粟曰：「何不看敬知客下語？」粟復遷超果、福嚴，師皆隨行。後赴徑山，師亦荷橐從之，復命典客。蓋師為人謙恭，動止不妄，是以粟遇賓客甚集，乃命師典之。且典之有方，風雅悅人，老知客之名，聲播叢林。癸巳，師四十一歲，粟問：「風不來，樹不動，田雞不跳艸不動，意旨如何？」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粟曰：「端的作麼生？」師曰：「請和尚珍重。」粟曰：「我別你後語。」師曰：「端的作麼生？」粟曰：

「相隨來也。」師曰：「如此則禮拜和尚去也。」遂命監徑山院事。秋，粟特以信拂一枝授師，傳臨濟法道焉。旋有天目、大錢、白楊相招主席，師以居山辭。乙未，同門天水廣公以吳興靈山延師唱道，遂一香燒供金粟容和尚，以酬法乳。丁酉，漢陽人士以棲賢來聘，師念鄉關久別，無因而返，藉此以唱還鄉曲調，欣然就道。弘開大冶，煆煉人材，翦除機誡，純用真實，一時四方學者聞風而集至，室無以容，遂有棲賢重建締構之役。創舉將竟，而興陽使符又至，蓋唐宋宗風之盛大播郢州，故郢之祖庭頗多，而鉅觀者則興陽、太陽、芭蕉。然山以人名，太陽以玄，芭蕉以清，興陽以名者則不一。道欽開山，四宗弘道，賢髦頭傳大溈哲公之道開席興陽，玅喜遊興陽，尚及見賢之肉身在，十三代祖之遺風，興陽法席可想見矣。況郢之諺曰：「興陽佛殿太陽池，芭蕉寺裏比目魚。」惜元明以來令行吳越，郢陽不獨宗風絕唱，亦抑祖席頓薶荒艸矣。師愴然受請，蕭然入院，破屋殘僧，白雲滿目。無何，秦中嚴公玉環、提督豫章，假道漢上，晤師于棲賢，宛如夙契。師遂以興陽委之，公亦欣然肯諾，乃邀師過建昌以就厥事。繇是興陽摩雲蕩日之殿、照壑蟠嵓之樓，禪堂、廚庫、法席、輪奐得以傑構。然則興陽不建，嚴公不來，師亦不至，師之與嚴公殆非偶然哉。未幾，雲杜之纂峰、沔水之廣長、鄂渚之嵓頭，前後請牘至，師許之。住纂峰者一月，住廣長者一期，而嵓頭則優游往來荊門、玉泉、澧浦、夾山，顓使又迎，師卻不應，乃上衡山埽讓祖最勝輪之塔。福嚴住持佛頂嚴，屬師及門弟子請師開法福嚴，師以興陽稍未卒業，不允，僅一登座說法，以結諸山法喜之緣。送容和尚木主入傳法院祖堂，留兜率旬日，撥棹過荊南，以觀慧海所闢天王之席。海率荊人士請上堂說法，送度門法瀾澂進天王方丈，攝住持事。上堂，復歸棲賢。師二十餘年津梁不倦，六坐道場隨時拈出。

上堂曰：「法身無相，春色滿園關不住；般若無知，一枝紅杏出牆來。善財童子參見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向樓閣門前了手，富嫌千口少；南嶽思和尚一口吞盡三世諸佛，何處更有眾生可度？貧恨一身多。且道漢鎮街頭袁德謙來此棲賢會裏飯僧，是有所謂也？無所謂也？有所求也？無所求也？」擊拂子曰：「落梅濺石青丸碎，臥柳臨波翠帶長。」又曰：「百步穿楊箭，中者知分曉；當陽陷虎機，識者豈能瞞？好手手中呈好手，敵勝驚群；紅心心裏中紅心，通身慶快。知音漢舉起便走，瞌睡人夢中說夢。山僧今日插標布彩去也，還有搶旂奪鼓者麼？」良久曰：「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又曰：「若是一見便了，未為好手。法場久戰，方見作家。作家相見也，開口不在舌頭上；法場久戰也，干戈林裏太平時。得到恁麼田地，用之則行，舒卷立方外乾坤，縱橫挂壺中日月；舍之

則藏，楒柮火中煨芋熟，天子三召而不出。必須與麼人，方能與麼事。現前還有與麼人麼？喚來與祖師洗腳。」又解制上堂曰：「有時把住，佛祖攢眉；有時放行，聖凡得路。今日欄棬既開，放出牛兒馬兒，騰蹋春風，桃華浪裏翻身，百艸頭邊游戲。三沒浪高，只貴金鱗燒尾；一聲霹靂，從他攫霧挐雲。手親眼快，平步青霄，滯殼迷封，暴腮點額。眾中還有要風雷相送底麼？」拈棒一齊打散。又武昌王司李至上堂，曰：「惱後圓光，萬別千差俱照徹；驀頭風雨，從教遍界骨毛寒。拋卻家珍，掀翻舊案，縣邑擦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拍禪床，曰：「會麼？隔江招手橫趨去，爭似今朝見面親？」僧問：「楚江河路既通，因甚斷頭船子不到？」師曰：「無你棲泊處。」曰：「龜蛇二山常相對，因甚賓主不分？」師曰：「一箇裝聾，一箇作啞。」曰：「黃鶴樓中吹玉笛，因甚音律不辨？」師曰：「子期去不返，痛哉良可悲。」曰：「人人眉毛眼上橫，因甚自己不見？」師曰：「只因太近。」僧佇思，師喝出。問：「驀地相逢，三頭六臂，正恁麼時，金不博金一句又作麼生？」師曰：「放汝三十棒。」曰：「不假鉗錘力，分明覿面呈。」師曰：「本分事作麼生？」僧擬議，師曰：「販私鹽漢。」喝出。師之絕情離識，真實相為者若此。且楚之宗風久歇，得師振起，黃鶴樓前、鸚鵡洲邊，古鏡重磨，漢陽覿面，孰謂柔弱如此，屬為瞌睡虎哉？康熙壬子，師示微疾，謂侍僧曰：「我欲歸興陽。」僧不察師意，然居起如常。一日，問曰：「今何時？」僧曰：「酉時。」師曰：「吾生于酉，死于酉，吾行矣。」索筆書偈曰：「釣竿砍盡重栽竹，夙世業緣今已足，不脫荷衣歸去來，六六依然三十六。」泊然而化，蓋八月三十日也。師生萬曆癸丑五月二十二日，世壽六十，僧夏四十七。門弟子奉全身歸興陽，塔於寺之東麓。

寓人自傳

寓人者，楚興國人也，姓謝，名慧海，字水鑑，別號沙翁，蓋與玄沙備公同族。又慕其為人，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佛祖位中留不住。景而屬號。晚年居跡不定，又稱寓人。二十披緇，遊落北講，經論究研，頗為敷說。自謂死生事重，語言文字無濟于事，遂看本來面目，搆思不得，無可奈何。一朝飯後，劃然廓悟，乃謁徑山容和尚，深得增入。復謁金車琇、禹門微、虎邑忞諸尊宿，賞為不羈。後于吳興稟法靈山敬和尚焉。自此以往，廿年說法，六坐道場。六坐者，荊南天王鐵佛、維揚地藏、鄂渚黃龍、漢南棲賢、嘉禾金粟，而深竭力者，天王也。天王乃悟公開法之場，大寂傳燈之

地，雲門、法眼兩宗源流所出。惜以武穆岳公征湖南而廢，荒煙蔓艸，事待其人。寓人不揣非才，力為恢復，以成法席。又搜藏譜，以證兩宗之訛，使盲瞽之徒妄竊祖宗為自媿也。若黃龍再闢、地藏重興，此尋常刱建不足為道，晚年乃為虎林大方伯之舉、太守縣君之迎，承乏金粟，俎豆三秋，今寓吳門，將之楚而終老焉。或曰：「師年六九正可弘道，何必拘拘投老楚山而棄祖庭為自適者，何耶？」曰：「吾子世見未足與語，不知世界空華、人命危脆，住即夢遊、行同幻化，且四大色身尚為吾一寓，父母妻孥、功名富貴未有不為吾一寓者，又況說法匡徒、支撐祖剎而有長轍遠定不為吾一寓也哉？士大夫從吾遊者，往往譚道之餘復論莊老，至快言不禁手舞足蹈，識者謂沛然胸襟、不識者謂肆口接輿，然而居跡不定，每每因之。今歸楚隱，世途不接，優游寓居，歲月遷流，以待填于溝壑矣。」或曰：「菜葉流出，樵于尋來，師以何拒？」曰：「山僧不管人間事，一任尋蹤到白雲。」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二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三

嗣法門人居士黃明震楊耀祖等編

記

查給諫夢記

人生於世，一夢也，何夢中又有夢耶？夫夢者，幻化不實之謂也，何遇而靈驗，往往先知？豈弘闡祖道，事屬非常，山川召呼，神龍有以曉人耶？是以安樂公報瑤田之夢，即菴于雲居，祇一粥之緣；潭龍王奉金匙之食，元叟于徑山，有一十八載之住。祖庭待人，振起先業，爰自豫有定數，豈與尋常泛泛住持者之來哉？丙辰秋，虎林方伯李公，以金粟之席，數年住持不得其人，頹然傾廢，舉余輓回說法，即下檄嘉興尹海鹽令敦延。海鹽給諫查公王望，一夜夢于萬頃波中，涌出一圓古鏡，約有數百億萬斤。初起似有黑氣，漸而升高，光明照耀，天地一色。而空中有神，呼公出手扶持，公竭力支撐，忽而覺。司門者乃傳府公有函至，發讀則知請余。公曰：「異哉！疇昔之夢，乃師字也。」繇是遍告當事與諸同人曰：「吾素倔強，獨知之有儒。至如諸方尊宿，從未接見。今金粟之請水師也，吾非改前轍，從事其道。吾視吾夢，蓋與水師有一段因緣。」遂躍然而起，率諸紳迎余入院。第金粟荒涼之甚，僧規殆盡，居民承閒侵擾。及余至，一番清理整頓，方復舊觀。雖怨誹繼起，賴公之杵可伏。住三秋，辭退。公仍迎余出院，復謂余言曰：「吾昔夢可足徵矣。師前以革弊之故，招細人萋菲，豈古鏡初升，黑氣之障乎？吾力維持，豈神呼出手扶特乎？此二事不足為奇。所奇者，數百億萬之古鏡，而能飛騰上升，吾謂師非凡器也。且愈升而愈明，吾謂師至高明而道中庸也。是以丐師一言，為吾記之。」余曰：「某固陋無似之夫，何敢當為應夢之人或神龍？使公知儒釋為不二，大道如虛空，虛空豈有分別隔礙哉？」公唯唯，遂為記。

儀真地藏禪寺重興記

地藏寺重興落成矣，請記於諸名公。諸公咸謂余知文義，識道理，當自記，庶鬼神呵護，使事傳而不朽。余應之曰：嗚呼！天下豈有不朽之事哉？同泰之宮，非不固矣，至今化為烽燧；永寧之塔，非不堅矣，亦乃遷於谷王。且蒙莊有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蓋世人不知造

物之機，達生之理，徒守形蹟之久長，不亦謬而且惑乎？故吾聖人於無常幻化之中，指出真常不滅之道，使人人知白雲有變，青山不老，春夢喚回，覺性恒在。然而欲資明斯道，必乃藉其勝場。勝場不立，曷以闡之？譬如人之心性，寄於一身，離身無以見乎心性。夫心性者，道也；人身者，場也。由此觀之，無場不能顯發乎斯道。是以天下寺廟，乃聖人出世開道之勝場也。歷代王臣賢士，莫不竭其力為金湯焉。至如兇頑不肖之人，望其塔廟，聞其梵音，莫不敬信之心生焉。為其聖人窮精極神，開覺斯民者如此，而人傾誠荷感，知有由來，亦如此也。儀真地藏寺，考邑志，刱立於宋建炎間淮海肇禪師。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敕建為地藏禪寺，賜主僧號曰文彬，歲以崑山衛糧屬寺所需。至成祖遷北平，厥糧寢，僧徒散，寺散漸廢。嘉靖二十八年，後軍王公汝立重修。天啟二年，中翰汪公鑣又修。迨　國朝順治庚寅，操江李公棲鳳再修。然興修至再，多是補偏葺壞而已。康熙壬寅，寺僧松石見寺漸至剝蝕，不勝興嗟。遂持幣牘走楚，力延於余。謂余重闢荊南天王，有合叢林規度。且四朝煙沒之天王，又在狼窩虎穴之場中，計日而就。故殷殷懇請。余憐其誠，慨然而來。至乙巳，因事仍返轍江陵。庚戌，念功業未成，再鼓鑾江之棹。辛亥，乃得新安許君繼先毅然荷肩，重建萬佛大閣，并嚴飾毘盧、大悲、萬佛等像，而供具悉備。幢幡飄颻，樓閣門開，光射諸天矣。然寺繼此而振興，實許君引導之力。明年，王君春宇重修大雄之殿。是年，劉君燿宇重建地藏寶殿。又明年，參戎吳公介臣、鳩鰿使王公興周、運副何公調之，暨劉德鎮等重修山門，仍新金剛之像。而應供之堂、香積之廚久廢，余擦其址而新之，以為叢林輔翼。一時叢林煇映，不減洪武敕建無恙時。且此寺建自宋及今，幾五百餘年。禪燈不照，斯道罔聞。甲乙相傳，十方靡屬。嗟乎！如此寧不徒有其場，孤負山靈哉？今余承乏茲山，建立淳沱宗旨。遂拈棒喝，聊作指南。況賢宰官、士大夫輩，有外護干城者、有登堂倡和厥道者，咸是一時氣運浸昌，非敢曰人能弘道。且古有曰：盛乃衰之兆也。吾甚懼之。唯望後來主是席者，力而輓之。庶聖人說法有場，而斯民之覺性亦乃恆明。則余與修建諸公之心，均不朽矣。

尺牘

復棲賢大師

吾門有十科，有善說法者、解空者、神通者、多聞等者，所謂十大弟子各有一能，要求兼而全者，莫如吾佛，故號曰能仁。儒門亦有

四科，有德行者、言語者、政事者、文學者，亦謂十大弟子各長一端，要求兼而全者，莫如尼山，故號曰至聖。又如人之子弟，有起家者、刱業者、守成者、蕩廢者，要求繼志述事，纘緒鴻業，為人百年天下之基者，莫如武王。嗚呼！吾祖庭、吾法道，亦未嘗不望如武王之為人之興隆也。棲賢法席，先人興建唱道之區，亦天童徑山法流燈照之所，我肯忘於祖宗之地，廢同腐艸，坐視而不念及之耶？即吾弟值此落莫不寧之秋，雖則不能興修振舉，且有志不令蕩廢而能守成之，此為弟子者一能矣。若蒙者退鼓久打，年來已完地藏樓臺殿閣之功，亦覓得恆產幾畝，免令終朝乞食，或鼾鼾睡到日三竿，試問兒童是何時？此我勇退之一能也。然吾弟當體先人志，堅意住守，庶忠臣孝子而名充矣。但未知何時入楚登祖堂，與諸弟一共話也。悵悵！

復陸侍御鶴田(諱光旭)

門下所舉　世祖皇帝被圓照一拳，甚有悟處，乃判曰：正是一拳擊碎五鳳樓。門下可謂知言也。即今當湖有一戲珠樓，貧道思欲一拳擊碎，第未知此樓還受此拳否？雖則臨河不可賣水，然亦可使波瀾蕩漾，平興三尺，則五鳳戲珠，能不突出天外哉？而圓照金粟，又豈不為執鞭之人哉？呵呵！區區寱語，奚足舉似？
又
聞湖珠樓久之，今為親面，果然八面玲瓏，清風襲人。貧道欲彩插當頭，華鋪錦上，所以一拳拳碎此珠樓，一踢踢翻當湖水，大家出手展家風，雲峰雲峰何以已？門下又云：借貧道四大作珠樓，一拳何處下手？貧道四大是珠樓，皮袋一靈光不收，拳短打人都不著，不如自打見風流。堪笑了元枝外節，輸人玉帶當機籌。雖然，古德有曰：盡大地無寸土。不知此樓安立何處？者裏不會，貧道一拳盡大地都要打碎，又況此樓不在大地中而受此拳耶？今問門下：四大本空，如何作得珠樓？者裏道得十成，也贈一領雲山衲衣。其若沉吟，將雲峰華園輸我退寓。

復楊進士慈菴(諱耀祖，時士，金陵醫王。)

來諭左右底生死大事，總要貧道了卻。今說箇喻子，以明斯事。譬如貧道是箇楊太醫，左右是箇簡親王，王有病命醫，太醫無有不竭其力、用其心者，唯王但覓方之多、藥之廣，又不恆服，亦不善服，又不忌口，亦不忌身，或見少效，又去食東家湯、西家散，是以藥亦雜，病亦亂，如此欲求病瘳身安，不亦難乎？且總歸之太醫

手段不高。嗟乎！太醫亦無可奈何，今願王乃識醫者意也。須知有病自家醫，勿求方多藥廣，然不須一粒可以回生，是以真實告之曰：參則真參，悟須實悟。

又

尊翰云：舉筆落文字，開口成雙橛。既舉筆、開口都不是，又去支離講解耶？先德有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今之直下不能脫手者，過在胸中有如許集物。譬如古鏡不明，乃因面上有垢，若去其垢，鏡自明矣。況又集其塵垢，欲求其明，豈可得乎？左右察之，以為何如？

又

人之生於世也，不可一日無飲食，苟缺之，則思念之心不能須臾忘也。且資身小事，尚須臾不忘，況立吾人之大事者，何可須臾忘之？苟不須臾相忘，道在是矣。

簡查都諫王望(諱培繼)

恭惟台臺足下，儒門柱石、釋氏金湯，具清白眼而持世、開佛祖胸以護僧。德澤萬品，東南一人，此諸方所仰重，非不肖 海之私言也。茲維先師翁費隱容和尚示寂，辛丑春火浴後，舍利無算，齒牙俱不壞。諸弟子分布舍利，閩楚浙四山建塔，金粟即其一也。金粟舍利，塔上一十七年無銘，而舍利光明，闇然不彰。今海不揣顓愚，謹撰行狀一冊，懇求台臺董狐之手，布施一銘。放出舍利光明，照天照地，垂鎮金山，千秋瞻仰。伏冀大悲不吝，欣然賜允。祖庭幸甚！不肖 幸甚！

與許檀越頤民嵩期伯仲

昔韓昌黎為絳州刺史，馬彙作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史刺臂血書佛經，期以報德。又曰：居喪有過人行，是以掇其大者書之。然則吾人一身，絲毫不可相犯，況其欲刺而出血耶？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故無所吝惜也。賢伯仲連月為終天莫報之德，昇天罔極之思，悴形勞神，不無苦矣。雖是人子本分，哀情似亦過之，益見誠明之性，發於至極之用也。雖未刺血書經，七七日內，經聲琅琅，梵唄鏗鏗，投誠運悲，聖真感格，令先君藉此已逍遙樂國矣。如此，寧不勝其刺血書經者？蓋在一誠而感，不在形跡異同為孝。賢伯仲誠明之行，可謂達孝矣。山僧貧道，不能光大孝幕，唯其言而闡揚之，伏冀照察不一。

與許邑侯酉山(諱三禮)

昨在貴署所論無極等說，蓋素聞左右振鐸海昌，弘宣聖學。茲以楊子丕顯，因為良晤，不意一言挫服，遂欲歸余為師。余則何以當師哉？唯芻蕘不禁，總恃哲人無我，君子同風。所論更有未盡者，今筆之簡端，再陳青覽。聖人曰：天命之謂性。此天者，謂何天耶？若蒼蒼之天，虛無浩杳，芒乎無知，何能賦吾人之性？殊不知此天者，乃吾人之本源，無極之正體也。一貫之宗，不出於此；無隱之道，豈外是乎？然吾人終日戴此天、履此地，施為種種，弄巧百端，竟不知此天，寧不惜哉？所以立吾人之性，號召萬物，主盟乾坤，而靈靈蕩蕩，無有盡藏。至如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乃是太極邊事，亦是粗蹟，茲故不論。又左右云：人之視聽異於禽獸者，以其非理勿視，非理勿聽，而禽獸雖有視聽，則不知其視聽之所以左右，可謂見道之淵源，察物之真情者矣。然人之視聽非止異於此，人之眼見色能分青黃赤白黑，耳聽聲能辨宮商角徵羽，而頭頭洞徹、物物了明，然則禽獸何能爾焉？既是頭頭物物有如此明白，是乃伊誰之力？又伊誰使之而靈通變化耶？陽明不曰：吾人有良知，吾人有良能。分色之深淺，辨音之清濁，詎非此良知良能乎？若協於一體，布於四肢，八面玲瓏，千手難敵矣。且禽獸之視聽在無極之初，未嘗不與人同，奈何展轉蒙昧，是乃異於人也。又明德之體任亙萬古今，而本體光明閃灼，毫無變異，雖吾人為物欲所染，用明而明，一旦光明洞燭，究竟與明德本體全無有損益。蓋明德之體活活鱍鱍，散之則為萬事，斂之則一物不存，是何物而能損益此明德哉？

象贊

天童悟金粟容棲賢敬三世祖圖

天童崛起，金粟親傳。棲賢承統，瓜瓞綿綿。滹沱派遠兮，波翻大地；東山苗裔兮，華發爭妍。信源流之有自，果發用而多玄；實本大以葉茂，始裕後而光前。播宗風兮，人天仰止，得路而還；驅邪見兮，法門正大，不致以顛。太白嶙峋兮，巍巍乎獨振寰中；金山勢迥兮，氣吞雲漢，孰可比肩？郢陽月皎兮，娟娟乎夜映晴川。祖翁父子誇雄傑，道標垂示萬斯年。

天童金粟棲賢師并楊公五世圖

不是賓主四人，亦非君臣五位，等閒坐在一處，說道：山西是吾祖發祥之地，豈可忘之？西河弄獅子，乃昭祖之家也；滹沱施棒喝，乃玄祖之家也。茲以楊公描歸山西，所謂祖父從來不出門，歸家盡是兒孫事。楊公，汝何幸亦入此隊中，豈大年重來，輓吾道將墜地耶？

康僧

金陵為吳主求舍利長干之塔，實師初立；南海岸上施茶湯金粟之席，為師始興。願大悲深幾萬里，迢迢來自康居國。雖非達摩傳心印，澤惠叢林稱聖僧。

五聖(金粟繭紙篋藏，今僅存四十餘軸，或云宋賜，或云五聖書。)

廓然云無誰識有，五靈通顯赫山門。力輔現偉衣冠者五人，入寺書篋藏經，至今金粟珍惜，稱為奇觀。我住此山親試驗，卜 筮如在掌中看。靈從何來聖何起，一點丹心徹夜寒。

自贊(楚菴璨監院請)

者箇漢，無可比，福不及中峰，慧難方玅喜，二十年來跨大步，齷齪之聲無所取。興天王，住金粟，赤手平空喧宇宙。楚禪楚禪有何云？當家種艸天然骨。

又(雲澤昆侍者請)

參禪不過明理，讀書不過知義，理義之道，學者通之，何故自謂天上天下唯汝獨尊？是以居楚人謂汝為楚狂，居吳人謂汝性大，此何謂耶？咄！鸞鳩奚識老鵬之舉哉？

雜著

壽慈菴楊進士五十序

天下有大壽，歷而千古，繩然相繼，不曰道，則曰德。道之於世不摩，堯舜至今尚在；德之於世不易，周孔萬古恆聞。苟不以道德為壽，縱身延千年，滅而無聞，亦為夭矣，何名為壽乎？夫道德也者，豈易言哉？請試論之。本出乎無言，無言豈謂無言焉？出乎機，入乎機，而無蹟也，亦無始也。是以劫窮世盡，渠乃不知。蓋渠無國土，亦無聲臭，風寒暑溼之不及，喜怒哀樂之不聞，況能覆

載天地，刻雕眾形，長于上古，澤及萬世，而造于吾人者，又何終窮哉？然而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唯至聖者知之。慈菴楊君，今歲桂月五旬大壽，緜是進之以道德之說為君祝。唯道德之于君者，君得之矣。君何以為得焉？曰：問之沙翁。沙翁曰：當問自己。自己不知，問之蒲團。蒲團不知，問之踊猛。踊猛不知，問之豁然。豁然曰：在是矣。其是以為壽者，又何有終古者哉？

題莊翰林觀音畫象

圓通秀謂黃山谷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耳。」山谷由此而懼。茲澹菴以翰林之學，不施於無用之處，顓畫觀音大士法象一藏，使天下人瞻之仰之，寧非山谷懼而改作耶？雖然，大士無相，隨類現身，眾生沒在諸苦，睹此有以拯拔，此又澹菴濟世之一端也，有心者其宜審之。

題真如寺募冊

鹽之城南四十里，有寺曰真如，在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間。傳聞建立於吳晉時，為浙西一大名剎。奈歲月侵久，風雨飄飄颯。瓊樓玉殿，鄰于瓦礫；金容象好，盡被雲封。嗟乎！山之不靈，有若斯耶？茲智上人向余乞言，以勸鹽之樂善君子，一解錦囊，以襄厥事，即名山佛國，頓見光輝矣。其若泥多佛大之說，又何須區區而再告焉？丁巳午日，金粟寓人題於天寧寺之千佛閣下。

祭雲澤昆侍者文

康熙十七年十月朔五日，昆歿。三朝金粟寓人謹治。以時羞之奠，告汝昆侍者之靈。嗚呼！汝從吾于儀之地藏，年僅十七歲，學而穎異，朝夕克勤，過人之資，期汝成立。而復從吾住鹽之金粟，汝年已二十四歲，學日益精，志日益立，稠人廣眾，咸以悅心，上林新篁，不同散木，況陸沉下版，冰檗備嘗。吾不獨以侍者參得禪向人告，亦常曰：「昆侍者如此行去，他日福緣未易量也。」孰意過勞，遂爾而亡。嗚呼！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且顏氏子四八而歿，尚稱短命，今汝又折八歲，其造物者之相奪，使汝不能成器乎？今吾屬望已矣也，天何喪我哉！天何喪我哉！然汝昔之所學，有未足處。今吾指汝到家，唯汝有靈，鑒徹斯事，始謂吾不負汝也。通身無縫罅，大塊是文章，在世即世，隨處優游，亦始謂汝不負吾也。嗚呼！唯汝有靈，其知我言耶？其不知我言耶？尚饗。

雜偈

金粟即事八首

千僧井

古井龍蟠地脈香，千僧共飲見源長。豈知一滴漕谿水，金粟流通浩淼茫。

娑羅樹

娑羅古樹植何年，葉葉枝枝翠色鮮，想是昔時受記莂，今來此地蔭人天。

獨桑鼓

頑皮枯木響何來，獨樹無心聲似雷，幾度敲時誰入耳，忽然聞得笑顏開。

康僧橋

何事當年欲度人，長虹橫跨接通津，看他兩岸尋源者，不過此橋路不親。

金粟山

九十九峰此最尊，千嵓腳下盡兒孫，撐天猶見通身眼，指點遊人立腳跟。

禮密祖象

金粟堂中老作家，不才何幸侍阿爺。添香換水陳時食，那盡兒孫孝一些。

禮費師翁舍利塔

慇懃稽首見師翁，舍利光中一點通，我住此山承雨露，千年香火媿難弘。

募修大殿

赤烏之殿日頹傾，風雨如來滿面塵。一笠於今通蓋覆，黃金殿上露全身。

與廣陽楊慈菴居士(法名原濟)

佛祖相傳箇拄杖，贈君朝暮好揩摩，通天徹地光明現，驗盡諸方佛與魔。

寄武昌黃明震居士

鄂渚黃龍機祖庭，賴君寶杵護全型。撫公近日添新構，好起沙翁逸老亭。

次許石園令公惠山泉韻

源頭活潑石泉香，流出人間滋味長，一種現成受用處，臨流不飲爭清涼。

令公諱維祚，及晤我輩中人，又擬泉贈之北人。

可是滹沱一脈來，靈源浩浩亦悠哉。南方近日多憔悴，雨露蒼生正眼開。

贈孫孝穆學士

一雙白眼持今世，兩衲清風振古綱。不是無心任大業，且來林下學佯狂。

寄示天主念法孫

丈夫須是英雄骨，扶豎門風孰可人。此日渚宮衛法社，干戈叢裏要心真。

示先覺

誰為先覺誰後覺？覺了方知本覺無。剩得一雙窮相手，好來東壁挂葫蘆。

赴金粟以地藏委楚菴住持

十載真州闡化機，法幢興建頗光煇。於今珍重毋狼藉，方見克家有指揮。

與查王望諫議乞師翁金粟塔上之銘

雨歇金山翠欲流，光明塔上望垂眸，筆尖錦繡千峰起，舌底煙雲萬壑收。撥動祖燈煇佛日，點開法眼照閻浮，查公何似張公後？一銘相傳價莫酬。

遊陸鶴田侍御雲峰園次壁間晦山禪師韻

雲峰峻拔世稱稀，百畝芳園樹色肥，竹石無心鳥自語，山林有意客相依。曠觀那惜支笻杖，徑轉仍隨蹋蘚衣，未至不知天地大，主賓譚暢到斜暉。

慈菴署中靈芝忽生，阿弟、阿郎時赴秋闈題贈。

艸木何知忽爾萌？天將人傑地靈生，干城社稷先呈瑞，折桂蟾宮早得禎。光透一庭明月夜，風高闔國令名聲，豈同百卉尋常出？福佑王家樂太平。

壽新安許繼先檀護六旬

南明燦燦物華新，甲子欣逢又一巡。白髮數莖添歲月，冰心一片質天人。雲生黃海千山紫，鶴跨揚州萬戶春。陸地神仙應不老，區區何必問靈椿。

贈奇兵營吳介臣參戎

江漢滔滔久不驚，多為令德鎮波清。埽雲晴曬囊中甲，留月夜譚腹內兵。才大可兼文武用，功高自古割城旌。何因把手鑾江上，話到無生一笑傾。

壽吳封翁

生居華屋德猶尊，況復康寧七十春。膝下烏衣觀子弟，庭前喜氣集嘉賓。榴華吐火呈圖壽，紫燕巢梁瑞象新。把盞進君千歲酒，神仙原是太平人。

喜張中宿登堂道話

高臥東村野興濃，更逢仙客話從容。雲山千里詩筒滿，旅月一輪形影空。情念淡時羞世焰，道心貞處看寒松。任渠江漢滔滔者，不到龍門不化龍。

題東明孝節

貞節緜來世所難，思親況復割身殘。清風夜夜吹英烈，明月年年照血瘢。孤子尚能修往事，一肩那惜上擔棺。區區幻路休云報，至理渾融孝可觀。

壽蔣母八十

自古西湖人瑞地，於今尤見蔣家賢。紫雲靄裏降王母，白玉樓中會折僊。桂子既縣符肘後，蘭孫應是奪魁先。榮榮芳躅真堪羨，好酌源頭酒一旋。

雲澤號

吾楚有七澤，雲澤居其一。方有九百里，夢澤連肘腋。浩淼天地間，波瀾萬層出。況復天上雲，能澤枯艸木。今為汝作號，應合如此義。

佛事

為慧鎧慈念入塔。「六角亭內，無縫塔中，安身穩便，受用何窮？慧鎧卸兮干戈靜，慈念息兮睡正濃，春山萬里雙眸碧，華鳥一聲塔戶封。」
為念真入塔。「一念純真，未是到家消息；吳山越水，任爾腳下遊行。蹋破芒鞋歸去後，玲瓏塔裏好藏身。」

為憨石監院舉火。「蘇州有底真州賣，拓出滿盤不吝生，今日盡情都擦下，一天雪月釣舟橫。雖然，山僧更助汝末後光明。」便燒。
為雲澤侍者舉火。「麟角鳳毛世所難，銀牆鐵壁腳頭寬，歸根落葉頂[寧*頁]句，一吸神鼇滄海乾。」攛火炬，曰：「從教遍地起波瀾。」
為宗一舉火。「腰包頂笠南詢久，果未成時華未開，回首可憐無限意，桂華香裏坐蓮臺。宗禪宗禪胡為哉？今日不須多指示，火光堆裏絕塵埃。」
入塔。「九日登高，諸方舊例；重陽入塔，金粟新條。黃華滿目兮，無窮富貴；西風透體兮，不盡風流。湘北潭南休更覓，家山穩坐樂悠悠。」
遠塵請為父入塔。「生身父母如何報？擔骨慇懃入普同，父母有靈應不昧，兒孫若箇不知宗。如何是宗？」舉骨曰：「自此知恩歸有地，萬年松在金粟峰。」
為禹峰禪師舉火。「破家散宅走西東，覓得驪珠皮袋中，三載挂瓢胥浦上，一朝脫化向秋空。生緣自謂蘇州有，宗派沿流太白峰，火燄道場須聽法，眉毛鼻孔盡通紅。要見眉毛鼻孔麼？」舉火便燒。
為趙州菴印空起龕。「住住住，逢人請喫趙州茶。去去去，八十行腳非見戲。蹋破芒鞋無處覓，得來只在腳尖頭。」擊龕曰：「急而趨。」
為化石入塔。「點石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卻是非難。尋常一種平懷事，放下千般永日閒。雖然黃金鑄就西施骨，賽過人間白玉顏。」
為淨菴舉火。「來時淨灑灑，去也赤條條。來去兩頭路，天台有石橋。去去去，西風黃葉飄。莫沉吟，火後一莖毛。」

(門人太原楊耀祖捐俸，敬梓
金粟沙翁和尚語錄三卷，用資
先太翁明樓公，先太恭人孟氏，伏願速悟
圓通，華開見佛，頓超覺路，同燦心燈者。
版存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坊流通。
康熙十八年浴佛日吉旦)

天王水鑑海和尚住金粟語錄卷三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